



7月10日,一台经典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记者走近梁山伯的饰演者——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范派小生、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上海戏剧白玉兰奖获得者章瑞虹,聆听这位越剧女小生的表演感受,或许对于欣赏越剧史上的这部经典之作不无益处。

记者:您最早接触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什么时候?
章瑞虹: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进入浙江台州越剧团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学花旦。有一次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看的就是范瑞娟老师和袁雪芬老师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一下子就着迷了,回去后激动得一晚没睡觉。当时就想,一个女演员演男性,怎么可以演得这么潇洒,一点都没有脂粉气,真是太神奇了。于是我决定改行当,学范派小生。

记者:从第一次扮演梁山伯至今,您演了20多年的梁山伯,可以说是继范瑞娟之后,最受观众认可和欢迎的“梁山伯”,在这20多年中,您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章瑞虹:应该说每一次演都会有新的体会。一开始当然是跟着老师学,从表演到唱腔,依样葫芦,模仿不走样,很少自己去想,只要学得像就好了。观众最早认可我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像”字,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叫我“小范瑞娟”,自己也觉得挺得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舞台经验渐渐丰富了,就不满足于简单的模仿了,我会去琢磨人物,去了解人物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因为这些对于人物表演都是有影响的。同样,我也会去想,在这个场合,如果我是梁山伯,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会怎么做?“长亭分别”的时候,虽然梁山伯还不知道祝英台是女的,但三年来他一直把她当做好兄弟,这个时候难分难舍,他是什么表现?“思祝”那一场,师母告诉他祝英台就是小九妹的时候,他又是惊喜,又难以置信,该怎么表现?有了这些思考,自然而然也就在表



奖掖新人 弘扬国粹

——山东省京剧优秀青年演员折子戏展演综述

□本报记者 余义林

山东有着深厚的戏曲传统。在太行之东的齐鲁大地上,不仅活跃着吕剧、山东梆子、枣梆、莱芜梆子等十多种地方戏,深受山东人喜爱的“大戏”——京剧,在山东剧坛也有着重要位置。在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年代,山东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就是当时惟一的一个省级“样板戏”。最近,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文联主办的“山东省京剧优秀青年演员折子戏展演”,不仅反映出山东京剧创作和演出整体水平的提高,也让人看到该省青年演员人才济济,颇具实力。

弘扬国粹,旨在民族文化的传承
这次展演的宗旨是“弘扬国粹京剧,传承民族文化”,同时也是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为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作出的重要举措。京剧是中国的“国剧”,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其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

演中体现出来。

记者:会不会有自己创新的东西在其中?
章瑞虹:不能说是创新吧。其实每个演员根据自身条件和生活体验的不同,在台上都会带有个人的印迹。只不过可能我今天演梁山伯,比30年前演的时候,自己的理解和表演的个性更加明显了吧。平时生活中,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有关的东西我都会特别注意。舞剧、电影、电视剧、甚至是动画片,我都会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当然,最后还是要回到越剧本体,回到最初和最真诚的感动。范老师、傅老师她们塑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形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基础,是一个根,无论怎么变化,都不可能离开太远。

记者:近些年来,您陆续创作了不少新编剧目中的小生角色,如《梅龙镇》《青衫红袍》《秋色渐浓》等,饰演梁山伯与塑造这些新角色有什么不同?
章瑞虹:在塑造新角色时,更多的是享受一种自由创作的空间。全靠自己的理解创作,一般来说我会更加大胆一些,更多一些新的尝试,哪怕不是那么成熟,也会有一种冲动去试一试。《梅龙镇》里那个另类的小皇帝;《青衫红袍》的章回体结构;《秋色渐浓》第一次演现代戏,都是尝试。但是演老师们留下的经典,我会显得格外“谨慎”,继承得更多一些。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包括老师本人的意见,其实传承经典比创作一个新剧目压力更大。

记者:您认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最感人的地方在哪里?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
章瑞虹:最感动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彼此关系的“简单”,以及这种简单传达出来的“真善美”。一个关于十六七岁少年的爱情故事,无论是欢喜还是悲伤,都是纯真的。今天也有人质疑《梁山伯与祝英台》里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同窗三年,怎么可能没发现祝英台是个女的?于是

美,在世界戏剧之林占有独特的位置。但是,现在绝大多数年轻人对京剧缺乏了解和兴趣,对民族文化缺乏热情,也是一种现实。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及该省文联、剧协等部门一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尤其近几年,在利用本地戏曲基础、弘扬民族文化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在此次展演前,山东省剧协等单位已先后举办了山东省京剧票友演唱会、中国京胡演奏展演以及“山东地方戏新创作小戏展演”,山东省第一届、第二届青年戏曲演员研修班,山东省青年戏曲演员比赛,山东省戏曲红梅大赛,山东省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山东农村小戏汇演,全省庄户剧团汇演,农村文化艺术节,振兴山东地方戏研讨会等系列活动。通过振兴戏剧的渠道和做法,在民众中掀起了普及戏曲的热潮,对推广和传承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次举行的“山东省京剧优秀青年演员折子戏展演”影响巨大。不仅全省的京剧专业院团悉数参赛,民间的京剧票社及山东艺术学院、山东省电影学校也踊跃报名。全省申报参展的折子戏达116个,实现了山东省京剧专业比赛的历史性突破。在初评中,有70位演员进入决赛,决赛按照京剧行当分为旦角组、老生组、花脸组、老旦文武丑组、武生小生组。参演的演员、乐队、工作人员多达两千余人。为了保证这次比赛的水平,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中国京剧院京剧名家刘秀荣、李光、沈健瑾、张岚,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名誉院长、荀派传人孙毓敏以及江苏省京剧院京剧名家黄孝慈和中国剧协的专家担当评委。

好戏连台,青年选手精彩献艺
近年来,山东省青年京剧演员人才辈出,涌现了

艺术

也有些编剧就试着去改编,想把故事说得“更圆”,让梁山伯在同窗时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但一直没有说穿。这样从人物性格来说,梁山伯的确变得更聪明了,表面看好像更合乎常理,但是经过改编的剧情,恰恰失去了最最初也最宝贵的东西——真诚,结果失去了真诚的情节最终失去了感动,也没有如原版这样得到广泛流传。我想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今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复杂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往往掺杂了工作、家庭、财产等附加因素,两人之间真实的感觉反而不重要了。但是是这样,我们越是向往原来简单的、真诚的交往方式。我想这也是《梁祝》在今天依旧这么受观众欢迎的原因。

记者:这一次经典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晋京演出,也是1952年范瑞娟、傅全香两位艺术家之后的第一次。演出会有哪些特色呢?
章瑞虹:从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到上海越剧院,对于这次进京演出都是相当重视的。这次来京演出一台越剧折子戏专场,一台越剧经典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汇集了上海越剧院红楼团10位一级演员以及众多优秀青年演员。就《梁山伯与祝英台》而言,我们这次演出的是经典版,从剧本、唱腔等各个方面都最大可能地继承了老师们的演出原貌。与此同时,演出也有新意,主要体现在舞美和演员服装都是全新制作的。舞美是根据60年前演出版本重新绘制的,体现了越剧舞美虚实结合的特点。相信这次演出既能带给观众原汁原味的享受,也会让大家有“焕然一新”的感受。

记者:作为经典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人,也是这次演出的主演,您怎么看这一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史上的地位?
章瑞虹:《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越剧四大经典之一,而且是四大经典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部作品。可以这么说,从有越剧剧种开始,就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是在四大经典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演出演变史也最为复杂,从最早男班时期的连台本戏,到后来各种各样的演出版本,再到新越剧改革时的《梁祝哀史》,变化相当之大。直到1952年,范瑞娟、傅全香两位老师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毛主席看了演出并指示要拍成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这时《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本和演出才被固定下来。所以这一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才会被称之为“经典版”。经典版《梁山伯与祝英台》伴随着舞台演出和电影传播,影响了几代人,我当年也是因为看了电影,才下定决心学唱范派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浓缩了许多个“历史第一”。众所周知,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也是第一个获得国际电影大奖的影片。范瑞娟老师也是在“山伯临终”的演出中,创造了越剧重要的主腔“弦下腔”。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综合性舞台创作,也是奠定中国越剧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的历史将会因之失色。

记者:对于现在各种版本的新编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您怎么看?
章瑞虹:首先是一个好现象。改编越多,越能证明《梁山伯与祝英台》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影响力。可以说只要是有有人唱越剧的地方,就会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声音。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么改,我想《梁山伯与祝英台》里最淳朴纯真的感动不应该丢失。2005年我和陈颖也创作过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舞台形式上改动算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的本意,仍然是要传承经典版的朴实气质。
新编和经典是可以并存的,但是无论有多少新编版本,经典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魅力是永恒的。

很多有艺术潜质和天赋的好苗子。如青衣杨洋、杨雪梅、张倩、刘栋、高秋云等,老旦陈琛、吴雪靖、王俊伟等,花脸张国辉、杨忠义等,小生张基磊、王孟辉、马士力等,老生程慧慧、孙卫安、贺青春、李滨等,武生宋柏珑、张亮、李永生等。这些青年演员大都在自己所在的院团挑起了大梁,成为京剧的新生力量。有的青年演员还在全国相关大赛和演出中赢得专家和戏迷的好评,在全国各种大赛中获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据专家评析,山东京剧青年演员的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六位。
此次展演,不仅展示了山东京剧演出的水准,而且成为中青年京剧演员展示才华和学习交流的平台。如青衣组,参演的剧目有梅派名剧《穆桂英挂帅》《谢瑶环》《太真外传》,程派名剧《贺后骂殿》,尚派名剧《昭君出塞》,荀派名剧《痴梦》《卖水》等,不同流派精彩纷呈。杨洋、白杨、高秋云等青年演员演出了梅派的雍容华贵,程派的缠绵悱恻,尚派的高亢激越,荀派的清丽活泼。尤其是山东省京剧院聂媛演出的荀派名剧《卖水》,其表演生动鲜活,唱腔甜美圆润,酣畅淋漓的圆场跑得尤见功力。济南市京剧院的白洪亮是一个男旦,他演出的梅派名剧《穆桂英挂帅》,台风大气,彰显了巾帼英雄的精神气质,赢得了观众的一片叫好。
山东省剧协常务副主席王华莹告诉记者,这次展演充分展示了山东青年京剧演员的水准,促进了山东京剧艺术整体水平的提高。有14位演员和剧目获得了金奖,如同福强《乌盆记》、宋柏珑《八大锤》、孙卫安《汉宫惊晓》、陈琛《巡营》、吴雪靖《滑油山》等,还有获得银奖的刘栋、高秋云、张国辉、焦丽君、宋红蕾等18位演员,获得铜奖的29位演员,都充分见证了山东优秀青年演员高超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功力。王华莹说,这次获奖者中年龄最小的谭笑只有12岁,却已经是裘派名家孟广禄的弟子。他的一折《探阴山》唱得有模有样,颇具铜锤花脸的风范。
记者了解到,在中共山东省委的支持和剧协的努力下,山东省在振兴和传承“国粹”方面,已经取得了宝贵的经验。除了每年定期举办戏剧青年演员研修班外,山东的中小学校都开设了京剧艺术教育课,并适时开展“中学生展演”活动,培养孩子们对京剧的热爱。此外,山东校校的小班还实行免费政策,对好苗子舍得气力培养,实行了一系列“从娃娃抓起”的举措,以保证京剧艺术薪火相传。

■新作点评

《延安保育院》:历史叙事与当代审美的融合

□余 非



以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延安保育院真实历史为背景,由中国儿艺和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联合制作、演出的歌舞剧《延安保育院》日前在京上演。大爱的主题立意,人性化的叙事视角,现代舞、多媒体、地域文化元素的有机结合,使得该剧情感充沛、气势宏伟,在实现革命历史题材舞台剧创作与当代观众审美融合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

1938年7月,进步人士、社会团体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负责接收培养边区干部、军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遗孤。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延安保育院像一位慈母,用博大的胸怀,守护着那些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浴血奋战的革命者的后代,为一个个弱小的生命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它的存在和发展,既为我们提供了进入那段历史的崭新视角,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战争与人性、信仰和理想的新的载体。该剧正是以延安保育院为表现对象,但在叙事方式上,没有采用惯常的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从微观切入,以被红军战士营救的孩子“宏远”在延安保育院走出心理创伤的阴影为主线,穿插保育院院长、放羊老人为救孩子英勇牺牲,战士们浴血奋战等辅线,架构起一个充满浓浓大爱与亲情的主题结构。战争是残酷的,环境是艰苦的,但大爱是无私的,信仰是赤诚的,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该剧没有刻板的说教、虚假的情感,而是用人的精神和信仰传达最真诚的价值理念,用孩子的视角传递革命必胜的信念。
如何让革命历史题材舞台作品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和内心世界,实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始终是戏剧创作者不断思考、探索的艺术课题。《延安保育院》虽以革命历史叙事为主调,但在内容表现、舞台呈现上不落窠臼,追求民族元素与现代科技、革命历史叙事与当代审美的融合,既为革命历史题材资源的当代表达提供了新思路,也为阐释者留下了品味、解读的空间。

展现人在战争年代的命运和抉择成为该剧的创作特色之一。一场战斗让宏远永远失去了亲生父母,孩子的命运一下子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直到来到保育院,观众才发现,像宏远这样失去父母、不能与父母团聚的孩子还有许许多多。保育院孩子们的命运贯穿全剧。他们虽是弱小的生命,但面对残酷的战争、艰苦的环境,

他们并没有撒娇、哭泣,而是在一次次随大部队转移、战斗、牺牲中逐渐成长,感受到人间的大爱和真情。而在孩子们周围默默奉献一切的人,为了给孩子们提供快乐、温暖的成长环境,为了不让孩子们再次遭到战火的伤害,他们默默承担起重任。这是一群在特殊年代守护希望和心灵的人,他们的抉择无怨无悔,他们的奉献至真至情。

用现代多媒体拓展舞台空间,实现传统与现代、叙事与抒情的统一,成为该剧的特色之二。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再现历史,创作者借助多媒体手段,运用三维成像技术成功解决了表现多时空跨度和残酷战争场面的难题。同时,配合舞台中央巨大的倾斜平面,利用其不断的升降、开合,展示出宝塔山、保育院窑洞、南泥湾、黄河岸边等不同的场景,拓展了舞台的空间视域。值得关注的是,该剧并没有一味地炫耀舞美特效,而是将其与剧作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传统的故事叙事与现代舞台技术、抒情性的场景进行了巧妙地对接。如第三幕表现保育院转移时,舞台深处之字形的倾斜平面上,保育员带着孩子们同部队一起跋山涉水,而舞台后方出现的背投则将队伍和环境进行了延伸和烘托,在现实时空与画面时空的对接中,剧作不仅展示了行军环境的艰难、恶劣,道路的曲折,而且形象地突出了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迎难而上、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又如,第一幕表现孩子们的梦境时,舞台上出现了浪漫的星空效果,由演员扮演的星星纷纷闯进孩子们的睡梦中,此时,随着歌者唱起优美、动听的《星光夜》,整个舞台浪漫、温馨,充满童话色彩和爱的情愫。

现代舞以及地域特色艺术形式的加入也为该剧的舞台呈现增色不少。现代舞极富节奏感、冲击力的肢体表现所带来的对抗与力量,把战争的激烈、残酷,战士们前仆后继、英勇无畏的气概艺术化地加以呈现,极富震撼效果。尤其是其中东渡黄河一场,整个舞台变成汹涌翻滚的黄河,演员们依靠身体的跳跃、翻滚、挣扎烘托出人与河水搏斗、战士舍命护送孩子的情节,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演绎了感人肺腑的大爱壮举。此外,全剧还适当融入了秧歌、民歌、祈雨仪式等多种具有陕北地域文化特色的表现形式,再现了丢手绢、滚铁环、纺线、跳圈舞等多个充满怀旧意味的生活场景,仿佛又将观众带回那火热的战争年代,在岁月的感动中有所启悟。

北京人艺“五代同堂”打造《甲子园》

一向以关注现实为创作根基的北京人艺,将于9月上旬推出原创大戏《甲子园》。该剧由何冀平编剧,任鸣、唐烨导演。“五代同堂”联合打造人性关怀的当代主题,使该剧的排演备受关注。
《甲子园》将视角对准一所老年公寓,通过这所名为“甲子园”的老年公寓里,一位回国的年轻海归和老人们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来揭示当下社会几代人的生

(徐 健)

国家大剧院将在7月中旬至8月下旬的暑期档推出“中国舞蹈十二天”系列演出,集中展示丁伟、高艳津子、肖向荣、万马尖格等编创的6台12场风格各异的中国舞蹈。
作为“中国舞蹈十二天”中个头最大的艺术家,丁伟带来两台民族舞蹈。其中《我在雷山等你来》作为开幕演出,是百分之百的“原生态”作品。演员全部是来自贵州省雷山县的苗族



(徐 健)